

國語週刊

Gwoyeu Joukan

目錄

古音系研究後序

魏建功

本會為審慎陳光遠的簡字備旁表復教育部文

古音系研究後序

魏建功

當我寫這書的序，是五月二十七號，那時已經開始校稿，預計很快就可以出書，不料單是校印事竟又是整整六個月了。這六個月的延遲實在有值得紀述的事，這種事給我增加了許多精神上的傷痛。

這一部千頭萬緒的試探摸索的開蒙書，在其產生時間居然失去幾位足資教益的師友，沒有得他們同觀厥成！劉半農先生是如何地希望我，我忘不了；他常對我說，關於音韻的問題之屬於本範圍的讓給我研究；並且今年春天這樣說過：「我們得努力表現一點成績給人看！」這書正由他促成出版了，連樣都沒有給他看見，誰料到他就突然地放去了呢？接著半農先生後三月的光景，白麟洲先生又突然地放去了！他是我們朋友裏最切實用工夫的，平素氣息相投；曾經自己發憤要成就一部著作，勸勉著我道：「莘田，人家真能成！仁兄呀，已經有了這一部書，慢慢地再努力幾年就行動；我，還得現抓！」他也不及見我的書出版了。自從劉半農先生之喪，我全在迫切不寧的心緒裏胡亂地做校對工作。

最後幾十頁又在料理白先生身後接濟情形與草率地看過；這兩位語音學者之死給我這部書的影響關係如此，所以書中又附上一個勸課表，未始不是這一段生活上的痕跡。我這書的意見，在未印行之前有一位福建安溪林成章先生很受影響，他是由半農先生分派與我觀摩的大學研究院文史部的研究生，專攻詩經而以語言文字整理入手的，著有「詩詞句讀」；七月底從廈門來信問到這書，八月初就在他家鄉被匪殺死，與全家遇害；這樣三位足資教益的師友却都死於意外，現在書要出版了，教我如何不傷痛？

我對於這本書的寫述，在前序裏說了經過。經過也有了十來年的長時間。細細想，這十年中的情況，我們音韻學的新建設在現在才算有一點萌芽。想當初，十年前我聽錢玄同先生講的時候，他就拿高本漢(B. Karlgren)構擬的切韻音系教我們，同時說明他自己的主張；我們大家還不過對於韻尾(finial)的 -m -p -n -t -ŋ -k 發生異感，特別留心罷了。玄

同先生那時的講課聲，不僅是我聽得津津有味，未曾發覺，也因為推陳出新的氣象沒有完完整整的陣容。「歌戈魚模古韻」問題也喧嘩過一時，那次的辯論戰的意義可算是科學化的音韻學開闢了新紀元。然而參加辯論的人們已經有了很大的變遷：為首提出問題的汪褒甫(榮寶)先生他歸了道山，討論真正的林語堂先生他從事於文藝事業，游戲三昧的唐肇實(斌)先生他依舊研究心理學。比其時，半農先生在國外正解決「四聲問題」；馮洲先生正過他服務社會的教員生涯，沒有和音韻學接近；羅莘田先生也做著別的事情，沒有專攻音韻的問題；趙元任先生李方桂先生都還沒有回國。我在前序裏自題的兩件恨事使得我悠悠忽忽昏昏沈沈庸庸碌碌地混了十年，十年之中耳濡目染許多問題居然成為本書材料的來源；這些問題的內容已經不是單單從前那樣對於 -k -t -p 音系的欣賞，逐漸進步到語音語言實際的研究了，有近年學者們的工作成績顯然可證。既是小小十年的中間前進的速度有那們快，那們我這小小一冊書豈沒什麼的可取也未嘗不是音韻學界之小小十年的實紀呢。打開這十年的歷史，我慚愧生當這十年的終始，風氣未開由我開發，我只給風氣在開發；

開發風氣的能力薄弱，助長風氣開發的願心却盛大！風氣所止，又將如何？再後十年，果更進步？這便是在這們一本嘵嘵叨叨零零碎碎的市買賬似的書出版之日所感到傷痛之外的一點遺憾。

我在書中談論研究古音系統的條件，很直率地舉了些學者研究的實例做討論的根據，而有些沒有能得到圓滿的合一的意見！這是在這裏應該綜合起來表示一番誠懇的歉意的。不過，每種學問方法的成熟，當然是先後從事努力的學者繼續無間地鍛鍊出來的，我不敢說我不同意的學說絕對要不得，我們擴大範圍看我們音韻學研究的方法史，知道我們所不能同意的些個學說，他們自有時代的價值；而其所以為我們不能同意的原因却也是我們有我們時代的精神。例如古音考據的方法，由吳才老而陳季立是一個時代，由陳季立而顧亭林是一個時代，由顧亭林而江慎修戴東原是一個時代，由戴東原而段茂堂是一個時代，由段茂堂而章太炎黃季剛是一個時代，我們既然明白這些時代精神不同，自然可以知道我們應該再向前走的路。又如審音方法的外來影響，印度梵文之東傳生出「字母」和「等韻」來，歐洲羅馬字之東傳生

出「注音符號」和「國語羅馬字」來，「國際音標」之東傳生出今日音韻學的新局面來，我們不能料其至，也不能退其來，我們自然可以相信這也是我們應該向前的路。在歐洲學者研究中國學問從文字譯述過到歷史語言的探討，我們音韻學的趨勢就自然而然地受印歐語言學研究的方法影響。沙喇(E. Chavannes)伯希和(P. Pelliot)等人提倡，有通韻(T'oung Pao)專門發表中國學(Sinology)的研究論文。從前由一班傳教師隨便記述的軌逐漸進步了，伯希和馬伯樂(H. Maspero)對於這一進步關係最大，他們都做過些個古音的構定，高本漢的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才因而產生。他們以前的愛特金(J. Edkins)，賽萊蓋爾(G. Schlegel)，武爾拔齊利(Z. Volpiceili)，桑克(S. H. Schaank)，羅乃德(F. Kuhnert)，羅納德(P. G. Von Möllendorff)，伏爾克(A. Forke)等人也注意過我們的方音和等韻切音指南為中心的音韻學，例如桑克之對於分等問題提出的「yod」解釋，最有價值。到了高本漢的書出來，可算從等韻到了切韻，研究上是個顯著的階段。同時高本漢的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又將問題引到上古音的範圍裏去。參加這些問題的人有馬伯樂，卓古諾夫(A. Dragunov)，西門華德(W. Simon)，接上國內的李方桂，羅常培諸先生，我們簡直可以放在「歌戈魚模古韻考」的辯論之後來看，這一局十來年鏖戰不絕的學術論戰無形促進我們的力量，固然不小，而實際的效果却不敢如何的滿足！也許那些問題還涉於玄虛嗎？我想他們的問題並不玄虛，不過一般學人被滿腔散沙的形形色色所迷惑，難得明白。那們，我的這本零碎流水簿子先將國內一些散碎材料和零頭小賬記錄下來，也是備未來的健者做行百里儲宿糧的幫助罷了。如果有人感覺失望，以謂我沒有能具體解決許多問題的話，我想他正應該諒解我：我只預定揭發若干問題的所在，並沒安想獨攬這些問題的解決。如果有人因為這樣一個失望，而更從事滿意的探討，正是小雞一聲，便得洪鐘大鳴，如我理想，不枉作呵道打路一番工夫了！這便是我憧憬中虔誠的企求。

我們研到高本漢的方法，也有可談之舉。高氏最初的研究，因為伯希和馬伯樂著作的啟示，以方音和反切對照研究成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我們研到高本漢的方法，也有可談之舉。高氏最初的研究，因為伯希和馬伯樂著作的啟示，以方音和反切對照研究成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馬伯樂的 E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論文裏引到伯希和的 Notes de bibliographie Chinoise, 影響及於高氏, 不僅同往日用康熙字典卷首的等韻切音指南做材料一樣。)馬伯樂因而又著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1920); 高氏就答以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1922), 同時在分析字典引論裏發表 The Phonetic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前一著作是用方音論韻等韻, 後來就進而論聲切韻, 注意到聲韻系統。(這一條直線的研究, 後來有卓古諾夫 Contribution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加入討論, 經常培對於「知微證娘」四母和「魚虞」兩韻以及閉口九韻都有修正。)當他研究方法變換到第二個階段, 寫出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就將問題放大了上古音假定, 方音研究擴

充到族語研究。這篇論文的末一部分乃是因西門華德的 Zur Rekonstruktion der altchinesischen Endkonsonanten 而發, 西門是以藏語漢語比較的。這樣他又著 Shi-King Researches and The Poetical Parts in Lao-tsi 利用協韻材料。李方桂的切韻念的來源和東冬屋沃之上古音接著有些對他討論的地方, 於是最近他發表了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又補充了與段(玉裁)王(念孫)考分韻部和戴(震)章(炳麟)闡明「對轉」意味相同的方法。學問之事, 只求堅望。如何可以堅望, 就應該如何工作。高氏方法的變換, 雖三四易, 「考古」「審音」二者並行, 未嘗離其宗, 很好借鏡。這便是我們企求的理想。

現在書果異問世, 謹記傷痛, 憤憤, 企求, 理想, 四事為後序。中華民國二十三年除夕, 魏建功。

本會為審核陳光珪的簡字偏旁表復教育部文

部長:

奉大部第七九六七號訓令, 並抄發西京籌備委員會專門委員陳光珪致蔣委員長函一件, 陳君完成簡字運動計畫提要及簡字偏旁表上册各一件, 令行本會「迅速審核具報, 並對於推行簡字以輔助民衆教育之主張提出詳細意見, 以憑核辦」等因。

查漢字楷體, 興於魏晉之世, 筆畫繁多, 書寫費時, 本不切於實用。更因前清時代, 一班八

股腐儒, 既恃於文字之本源, 又不求應用之便利, 逞其糾纏不根之字學知識, 作為康熙字典及字學舉隅等書, 規定某為正體, 某為俗體, 一點一畫, 一挑一剔, 長短斜正, 不能有毫釐之出入; 嚴廷對策, 尤非絕對遵守不可。此等不合於古不適於用之所謂「正體字」也者, 豈藉帝王之權威與科學之毒氣以贖於士人, 至堪痛恨! 今科學廢止已將三十年, 清室滅亡亦逾二十載, 而「字

體有正俗」之謬見尚遺留於老少新舊士人之腦海, 此實於文化改進前途有莫大之障礙, 非亟事蕩滌廓清不可者也。夫文字者, 語言之符號而已, 符號愈簡單明瞭, 則愈易認識, 愈易書寫。故古今字體屢有變遷, 而其變遷也, 無不由繁複而變為簡單, 由詭譎而變為徑直, 由奇詭而變為平易; 上古之圖形文字, 變為殷之契文, 殷之契文, 變為周之金文, 周之金文變為秦之大篆, 大篆變為小篆, 小篆變為隸書, 隸書變為草書; 隸書之變其筆勢者為楷書, 楷書變為行書, 又變為減筆字, 皆其明徵也。自漢代始通行草書, 漢武帝制詔三王已用草書, 章帝詔使杜度草書上事, 晉明帝詔蔡邕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 漢史游之急就篇自來皆用草書寫之, 「流沙墜簡」中述史成卒之文書及唐晉文人之箋啟多用草書, 敦煌發見之唐寫法華經玄贊純用草書, 此可見漢唐之世, 詔奏文移, 筆札經疏, 讀字課本, 多以草書寫之, 草書實當時全國君民文武儒釋最適用之文字也。自宋以來之減筆字, 宋元版刻中即屢見之, 如清阮福摹刻之宋本列女傳中, 減筆字即不少; 而宋元之新文學書如京本通俗小說及元劇三十種, 則全用減筆字刊成, 數年前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之宋元以來俗字譜為故博士劉復所編, 蒐羅此等減筆字不少, 可資參考。近三百年來, 碩儒經師寫減筆字者不乏其人。最著者如明季魁儒黃宗羲, 最喜寫減筆字, 且為有意的主張, 呂留良膏肓之以詩云, 「俗字抄書從省筆」, 注, 「自喜用俗字抄書」, 云可省工

夫一字, 此可見前代大思想家大學問家主張寫字之時間應力求其經濟, 其高瞻遠矚, 精思卓識, 實非主張寫所謂「正體字」之八股腐儒所能夢見者也。昭代名人尺牘中有黃氏手札, 「議」作「議」, 「當」作「當」, 「難」作「難」, 可為黃氏到處用減筆字之證。清代經學小學大師如江永與孔廣森皆常寫減筆字, 國學保存會影印之江氏音學辨微手稿, 昭代經師手簡中影印之孔氏致王念孫論古韻書, 減筆字均極多, 與黃氏同。至於商人賬簿, 醫師藥方, 民衆唱本中, 減筆字尤觸目皆是。此又可見宋元迄今, 減筆字又為自專門學者至閭里細民, 自高文典冊至通俗讀物最適用之文字也。草書與減筆字對於隸楷, 其省變之方法雖微有不同, 而趨向約易以期赴速急就之目的則一。此兩種字體, 可總稱之為「簡體字」。今者新邦肇建, 民族復興, 文化改進, 實為不容再緩之經要要圖。但一切知識學問, 全賴語言文字為傳達之工具, 國語統一, 言文一致, 已着手進行, 惟筆畫繁多不適於用之漢字字體尚未改簡, 實為文化前途之障礙。本會認為今後書寫漢字字體, 應恢復二千年來用簡體字之成規, 打倒八股腐儒所主張之「正體字」, 故曾於民國十一年第四次大會中議決組織漢字省體委員會, 其後因政治不定, 經費匱乏, 以致停頓。十七年本會奉令改組後, 因改定之國音標準亟應頒行, 專從事於編纂國音常用字彙及增修國音字典之工作, 以致字體改簡之事迄未進行。

但此事實不可延擱, 故本年一月, 本會又有「搜集固有而較適用之簡體字」之提議, 議決先就(1)現在通行的俗體字, (2)宋元以來小說等書中的俗字, (3)章草, (4)行書與今草, (5)說文中筆畫簡少的異體, (6)碑碣上的別字之六項中搜集較適用之簡體字, 編為簡體字譜, 再組織委員會選定。現在本會正在搜集, 適奉大部發下陳君之簡字偏旁表, 本會悉心審核, 認為陳君對於簡體字之研究, 用力頗深, 搜集亦博, 臚列偏旁之異形, 說明某體應用, 某體不適, 辨別疑似, 甚為精細。此雖私人提出之方案, 而足資採擇者頗多。陳君於數年前所作簡字論集一書, 本會亦曾閱覽, 彼時覺陳君所擬之簡體字, 過憑主觀, 不合習慣; 此層陳君後來亦自知之, 故其完成簡字運動計畫提要中有「近年重讀此書, 覺其方法與文字多不合用, 亦非改作不可」之語也。查陳君此次所擬簡字偏旁表, 較之從前, 確已大大進步, 惟主觀自擬之體, 仍間有之, 如「口」作「〇」, 「片」作「尸」, 「高」作「竹」, 「角」作「丫」, 「時」作「隹」作「全」, 「代」等; 又有不必分而分者, 如「雨」頭與「雨」頭, 「示」旁與「衣」旁, 從「門」與從「門」等; 此等地方, 本會以為均未妥善。但陳君數年以來, 對

於簡體字方案, 實能常常改良, 以今視昔, 已有顯著之進步, 倘予以機會, 俾能悉心研究, 再求精進, 則今後對此問題必能多所貢獻。本會認為字體改簡, 於於文化前途實大有裨益, 故亦深願陳君計畫之成功也。抑本會對於陳君, 尙欲更進一解, 即漢字改簡, 本非對於漢字為根本之改革, 故若在草書, 行書, 別體, 減筆字等中搜集固有之體而選用之, 則勢順而易於推行; 若自我作古, 別創新體, 則因無歷史之習慣, 易召阻力, 目的反不易達到。其實固有之簡體, 亦已不少, 再加以偏旁配合, 則普通應用字之當不虞其缺乏, 本亦無須自創新體也。至本會對於簡體字之推行, 認為不僅為輔助民衆教育之需, 宜更擴而大之, 普及於教育全體, 即自小學起便應加授簡體字, 師範學校中宜設此科目, 研究練習, 俾得傳授兒童, 即大學中亦可設科選修。總之務期今後, 寫字得到「赴速急就」之便利, 如黃字義所云「可省工夫一半」, 則於文化改進前途幫助不少也。

奉令前因, 理合將本會對於推行簡體字之主張及意見陳之大部, 以供採擇。

附繳完成簡字運動計畫提要一紙, 簡字偏旁表一冊。

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主席 吳敬恆